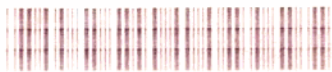


寒海恩怨

王云义忠 著





90056280

寒海恩怨

王
云
义
忠
著



I247.5
21.61



R131-85/05

寒 海 恩 慈

王云 义忠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吴家坟)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6印张 2插页 340千字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419-0786-3/I·10

定 价：4.95元

本书献给在人生之路上不知疲惫，
不愿停滞，惯涉坎坷的朋友。

——作者

巍峨的昆仑山脉象一条巨龙，由西向东，横卧在祖国的西北大地上。

在它脚下憩睡着的寒海湖，碧涟触天，茫茫无际，当地蒙古人称它是“库库诺尔”，藏族同胞又叫它“错温布”，意思都是“蓝色的湖”。在南方，此时已是大地解冻、树新叶绿、花香鸟语的季节，但这儿的春天却姗姗来迟，时有风雪弥漫，寒气袭人……。

守卫在这里的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并没有丝毫的荒凉、冷落感，反而都深深爱上了这宝湖、宝山，爱上了辽阔、恬静的无边大草原。

伴随远处飘来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边马儿跑……”的悠扬歌声，训练场上正充满一片激昂的喊“杀”声。

这是某骑兵连一排战士在学擒拿技术。

队列前面，站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军人，中等身材，单薄、瘦弱。他那长方形脸庞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高挑起的两道剑眉和一双大而憨厚的眼睛。他，就是一排长张甦。只见他跃、腾、闪、挪，动作干净利落，迅速勇猛，一举一动就象一块吸引力很强的磁铁，牵动着战士们的视线。

几个战士被张甦迅猛、泼辣的动作所感染，都不由自主的在队列中握紧拳头，全身跟着晃动起来。

“踢裆！”张甦一声怒吼，腿起脚落，转瞬即逝。

“好！”

天生的“乐天派”战士王建成激动得一边拍手，一边高声喊叫起来！

他这一喊不要紧，其他战士却象听到口令似的，齐刷刷地扭头朝排尾看去。

战士朱利，没好气地埋怨王建成说：“你这个‘高音喇叭’一广播，把大家的情绪都打乱啦！”

张甦走到朱利跟前，耐心地说：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提出来，我再给你讲讲。”

朱利看着张甦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和蜡黄的脸，不忍心地说：

“排长，你先休息一会再说吧。”

张甦一直喘着粗气，也确实感到有些精疲力尽了，但为了尽快将军事技术传授给新战士，他咬着牙又从头示范了一遍。

他动作刚一做完，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耳鸣、心悸，全身瘫软地倒了下去。

“排长昏倒了！”随着“高音喇叭”的喊声，战士们立即围了过来。

“排长，你醒醒！”

“排长！”

正当大家束手无策，不知所措时，还是“高音喇叭”起了作用。他双手拨开人群，高声制止说：

“都别叫，快往医务室抬。”

……

指导员何伟闻讯赶来，二话没说，就直奔张甦躺着的检查床前。

军医抢先汇报说：

“是太劳累的缘故，一会儿就会好的！”

“快采取措施！”他焦急地说着，简直象在下命令。

“好，马上……”

指导员听了军医的回答，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掏出手绢擦了擦自己额上渗出的汗珠。

军医放下手中的注射器，端过一把椅子，放在何伟跟前：

“坐下吧，等一会他就会醒过来的。”

何伟把椅子朝检查床前挪了挪，将张甦冰冷的右手拉过来，攥在自己手里，转过头问军医：

“一排长不会有什么不治之症吧？”

“很难说。要抓紧时间让他到大医院查一查。”

“你看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指导员说着眼眶里似乎滚动着泪水……

“关键是他目前身体太虚弱……”军医还没说完，发现张甦脸色有点好转，忙调转话题说：“他快醒来了。”

何伟欠起身趴到张甦耳边轻轻地叫了一声：“张甦！”

张颺慢慢睁开那困倦的双眼，惊奇地看着何伟和军医。

“我这是怎么啦？”

何伟高兴得满脸堆笑说：

“你可醒过来了！”

“要注意休息啊，一排长同志。”军医补充说。

一直趴在医务室窗外的“高音喇叭”，看到张颺坐了起来，忙用两手围成一个“话筒”喊：

“排长醒来了，排长醒来了！”

朱利第一个跑进医务室，高高兴兴地叫了一声“排长”后，便上前搀扶张颺下床。

紧接着，其他战士也蜂拥而来。抬腿的，搂腰的，一下把张颺抬了起来。

就在大伙往外走时，指导员何伟悄悄将“高音喇叭”拉到了一旁……

黄昏时分，在夕阳的残照中，寒海湖畔的沙滩上，有两个身影在移动。

“就我个人来说，舍不得让你走，可看到你今天的身体状况……”

在相当一段沉默后，指导员何伟终于说出了上面这句话。

张颺还是沉默着。他此时回答指导员的除了踩在沙滩上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外，再就是那紧促的喘息声……

“坐下说吧，我也有些累了。”何伟说着，用脚平了平沙石，掏出自己的大手帕铺在上面，拉张颀坐下。

张颀这才抬起他那沉静、刚毅、清瘦的脸膛，深情地望着面前这位同生死、共患难、朝夕相处整整十年的战友。

一阵冷风吹来，两人都不由打了个寒颤。何伟忙翻起张颀的大衣领，并向他身旁靠了靠，想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遮风挡寒。

“说真的，我不愿离开部队。从报名入伍那天起，就没准备再活着回家。”张颀从来给组织谈话，都是敞开心扉的。

听了张颀长久沉默后的回答，何伟心里不由一阵酸楚。他又一次盯着那张黑黄、消瘦的面容，两人的目光碰到了一起。这对战友的目光中，闪着痛苦，也闪着真诚无私的友情。

“实际上从部队转到地方，只是转移了一个战场，同样可以经受锻炼，政治上也会更成熟……”何伟又宽慰着张颀。

张颀一把抓住指导员的手，死死地盯着他。他虽然看不清楚，但他意识到了，两人的眼眶里都同时注满了泪水……

“你……”

“指导员，你先回营房，我想独自在这儿呆一会儿。”张颀放开了他的手。

张颀从沙滩上站起来，漫步到湖边，靠在一块大石头

上，深情地向寒海湖的远处望去，只见那里：天连着水，水接着天，一望无际。他瞭望了远方的湖水，又久久凝视着脚前的湖面，借着夕阳的余辉，细察湖中的倒影，不由自主道：“是应该好好的、认认真真的治治病了。”接着，他便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就在这儿，曾和同志们摸爬滚打，进行军事训练；就在这儿，曾驰骋扬缰，把骑乘技术传授给战友；就在这儿，曾开荒种地，为国家送走一车车粮食；就在这儿，曾和同志们一块巡逻、站岗、放哨十多载；就在这儿，曾迎接一批批入伍新兵，也曾欢送一批批老兵退伍……

他思完前景又想后况：不久，甚至很快自己就要离开这里；离开部队，离开战友，离开这十年为伴的寒海湖……不知不觉间，他半腮肌肉猛烈地抽搐起来。他低下头又猛地抬起来，眼角滚出了一颗颗泪珠，顺着高高的颧骨落到敞开的领口上。

营房距离湖边不到一华里。指导员何伟与张魁分手后，就大步流星地赶了回去。他走进营房的院子，没回自己的房里，便径直进了连长的办公室。

“连长，我和一排长谈过了。”

“他是啥意见？”

“要求留在部队，不愿到地方去。”

“可他的身体！唉，一位多好的同志啊！”

“我看他的身体确实是不行了。”何伟一边说着，一边脱下军帽，坐在连长的办公桌旁。

连长倒了一杯水，递给指导员。

指导员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接着说：

“真让一排长复员，我从内心舍不得。”他的眼圈有点红了。

那是1958年的秋季，何伟还是一名班长的时候，组织派他随老指导员到关中接兵。在验收新兵时，他第一眼就发现那个穿三号军裤，裤角还卷上两圈的张颍，在体检过程中，当量身高时，医生故意用量尺压了压他长伸的脖子，并踢了踢那想垫起的脚跟。当时，张颍傻呼呼地瞪着那双大眼，硬强忍咬着厚厚的嘴唇，把眼泪憋了回去。

接兵返回部队的路上，张颍一句话没说，四方峻峭的大脸庞上布满了憨厚的稚气。何伟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不由自主地说：“好小子，真有点倔劲！”

新兵到连队后，他硬要求排长将张颍分在他们班。果不出所料，张颍一直成为何伟的得力帮手：组织全班学习，读书，读报，搞宣传，办黑板报，做思想工作，写表扬稿，排练文艺节目，张颍还样样在行。

何伟当了排长后，张颍便是他手下的一位过硬班长了。

1959年春节的晚上，一排奉命去捕捉空降特务。当时，三个匪特控制了扎德浪喀山的一个制高点，一挺机枪和两支冲锋枪压得全排抬不起头来。

就在那紧急关头，只见张颍几个翻滚，离开了危险区，在排长的火力掩护下，带了一个战斗小组，机警地迂回到后侧，将枪口对准了匪特的“后脑门”。

不到一小时，战斗结束了，张颍荣立了二等功。

张颢担任一排长后，一排的生产、训练，样样都在前头，连续几年被评为“四好”排。

.....

连长的插话打断了指导员的回忆。

“现在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排长性格耿直、思想单纯，怕他在这个时候走向‘地方’，一时会适应不了！”指导员有些忧虑。

“这有可能。不过，他会慢慢适应的。”连长在极力排除指导员的疑虑。

夜幕慢慢降临。

忽然一阵风卷来，无数细尘粗沙，呼呼地直往张颢脸上扑打。他紧了紧身上的大衣，又扶了扶齐眉的军帽。

“排长，天都黑了，你还不回宿舍？”

张颢回身一看，原来是朱利和王建成。

“我来看一看寒海潮水，真有些不想离开它啊！”张颢叹息着。

“这个鬼地方，有什么好留恋的，一会风沙，一会雨雪、冰雹的，有时一天都遇不上一个行人，守着海湖喝不上淡水，死在这儿只有鬼知道。”

“你也真是，十年了，天天都看见这湖，还没看够？”

“自己身体成了这个样，还专门跑来看湖水，这蓝乎乎的一大片咸水，有什么好看的？”

两人你一言，他一语的说完后，一个无声地笑了笑，一个冲张颢吐了下舌头。

张甦虽然有点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能看透他们的心，理解战友对自己的关怀，对自己的爱。他情不自禁地边走边说：

“再看也看不够啊！这是祖国的宝地。没听指导员讲课时说吗，这附近有盐，有铝，有锌，有金，有石油，是祖国名符其实的‘聚宝盆’！据说十多年前，一个蒙古族老人，发现了这里的矿源，上书地质部，地质部的一位司长，从省城出发，骑着骆驼走了半个月，才找到这儿。后来就陆续派来了不少勘探队，终于揭开了宝藏的秘密。”

“知道，知道！藏族同胞说，从省城到昆仑山，崇山峻岭戈壁滩，行人磨破十双鞋，驮牛得换五付鞍。”

“这里已经发现十多种贵重金属，有许多矿带采掘出来后，就能直接送进冶炼厂。”

“你们既然比我知道得多，为什么还要说是‘鬼地方’呢？！”

“那是给排长吃宽心丸呗！”

张甦苦笑地把他们的头往下按了一下。

朱利拉了拉张甦的衣袖，急不可耐地说：

“指导员找你干啥？”

“是不是关于复员的事？”王建成也追问着。

张甦抬起他那无力的拳头，在他俩的背上砸了砸，然后慢腾腾地说：

“走要走得高兴，留，也要留得安心！无论是走还是留，都是党的需要呗！”张甦似乎已经预感到自己是非走不

可了。

“你少给我们讲大道理，只要你能痛痛快快地服从决定就行了，就怕……”朱利的话，逗得三人都笑了。

已经是漆黑的夜了。阵阵狂风带着片片黑云，湮没了天上的月亮，也吹尽了空中的星星，留给营房驻地的只有远处间断的闪电、雷鸣和四面呼呼的山风。

张颍蹒跚地走进自己的房间，一阵晕旋，几乎摔倒在地。他扶墙站了片刻，然后脱掉身上的大衣，趴到了床上。

窗扇一阵啪啪叭叭的碰撞声，把张颍从半睡中惊醒。他吃力地睁开粘合在一起的眼皮，抬起左手看了一下时间，便迅速站起整了整军容风纪，拿上手电筒走出房门。他按惯例，先走到一班门口站了会儿，听了听。不错，一班班长正用那不标准的普通话向全班战士进行讲评。他又到二班、三班的窗前看了看，见同志们有的读书，有的看报，有的在抄写笔记，除了靠墙坐着的两个小鬼在轻声收听本省新闻外，没有一个人随便走动。

“多好的同志啊！”张颍兴奋地脱口而出。一股甜滋滋的味儿“呼”地涌上张颍心头。他笑了，虽然是暗暗地笑，是一个人在笑，但笑得是那样自然、舒心！

风越来越大，一阵密集的雨点打在张颍的身上。他才高一脚，低一脚地返回自己的住房，扔掉了手中的烟头，抹了抹说不清是汗还是雨的满脸水珠，端起茶杯随便喝了几口，便躺到了床上。

张颍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眼睛直直地盯着土房内的简

易天花板。

夜，十年了，有多少个夜！无论是清冷的冬夜，还是蚊虫叮咬的夏夜，无论是冷暖无常的春夜，还是风雨交加的秋夜，他都愉快地渡过了，从不象今夜这么难以入眠！他又想起晚饭后指导员找自己到湖边谈话的情景……

窗外，风雨继续倾泻不停，张颢觉得这呼号的急风暴雨似乎是从他的心底发出。他越想越急，越急越气，干脆爬起来披上雨衣，拿上手电，又深一脚、浅一脚找指导员去了。

一道道闪电挟着一声声天崩地裂般的炸雷，震得营区内的房门窗“哗哗”作响。虽然已是深夜两点，张颢却毫无一点惧怕和困意，他穿过操场，来到指导员门前。

“指导员！”

“谁呀？”

张颢没有叩门，只喊了一声，指导员就醒了，这也可能是军人的职业习惯吧。

“我是张颢。”

不到两分钟，指导员便点着煤油灯，开了门。

“进来吧！”张颢刚踏进门，指导员又定义式地问：“睡不着吧？”

“嗯！”

“都想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想不通？”指导员一边问，一边递给张颢一支烟，接着说，“坐下谈。”

指导员看看张颢那张黑黄色的脸庞，忙从床上拿起皮大衣披到他身上。

“披上吧，刚从被窝出来，小心着凉。”

指导员倒了两杯开水，递给张颍一杯，然后把点着的烟放在桌边，火头朝外。他又转身走到脸盆架跟前，把毛巾在脸上盆里湿了湿，先让张颍擦了一把，然后自己也洗了洗脸。指导员把那根点着的烟刁在嘴里，在房里来回踱着。很明显，他是在思考如何回答张颍即将提出来的一连串问题和请求。

张颍看着指导员的一系列动作，不由感到有些内疚。他思量着：指导员忙碌了一天，够辛苦的了，自己为什么深更半夜地把他叫起来呢？！再大的事，难道不能等到天亮再说吗？他想着、想着站了起来。

“指导员，这深更半夜的，我把你叫起来，太不象话了。”

“哎，……这有什么，我已经睡够了。”

指导员硬拉张颍坐回到原来的凳子上，并知己地说：

“乘这夜深人静，咱俩说话才没人听，你说对吧？你有啥话就尽管说，可别茶壶里装饺子，肚里有货倒不出来啊！”

“本来，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又是个党员，更应该模范的服从组织分配，听从组织安排，可我的身体还可以适应部队生活……”张颍一口气说完上面这句早在被窝里就想好的话。

“我和连长，还有你们排里的同志都不希望你走，一想起你将要离开部队的事，我们心里就不是滋味……”指

员突然停住他正说着的话，狠狠地吸了几口烟。

“你再不要充硬汉子了。你的身体状况，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你还年轻，为党工作的时间还长着呢。”他忽然换了一种口气，似怨似恨地说：“说实在的，同志，我不愿意让你象你父亲一样，年轻轻的就让病魔夺去了生命。你是新社会的一名年轻军人，还要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党和人民能见死不救，能白白浪费人才吗？”

“没有那么严重吧！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是死不了的。”

“好兄弟，你的病不轻啊！到地方检查后，你就会明白了！”

“说心里话，我离不开这光荣而艰巨的岗位。”

“哪儿需要我们，哪儿的岗位就艰巨，就光荣，地方工作同样需要我们这些人。”

“我离不开相处十年的首长和战友，更离不开你。”

“总在一起，不一定是挚友，相隔天涯海角，情谊也未必能割断。人常说部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最后咱们都得走这一步啊！”

“今后碰到难题，我到哪儿去找你？”

“八分钱邮票走遍全国，你没空来看我，我会去看你嘛！”

“指导员，你再别说了，我服从组织决定。”

两人同时扔掉烟头。张颢起身想走，何伟按住了他。

“别走，我还有话说。唉，你饿不饿？”

这一问还真的提醒了张颢。今夜他没有合一下眼，指导